



作品
姒锦

唯愿此生
不負你

下

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表情，在她心里都被铭刻成了幸福的符号，以至于若干年后她回忆起来，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，觉得在医院的这一段日子，竟像是过足了一生。

姒锦 作品

唯愿
此生
不负
你

wei

yuan

ci

sheng

bu

fu

ni

[下]



青
岛
出
版
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唯愿此生不负你 / 姒锦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5

ISBN 978-7-5552-3971-0

I. ①唯… II. ①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9990号

书 名 唯愿此生不负你

著 者 姒 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特约编辑 崔 悦

封面设计 李红艳

版式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4.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71-0

定 价 4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目录 [上]

第一章 被抛弃的伤不起	1	
第二章 醋味甜味豆腐味	42	
第三章 火哥的狐狸精	83	
第四章 第一个为他做饭的女人	116	wei
第五章 不同台，却同演	154	yuan
第六章 善良的坏蛋	183	ci
第七章 命都不要，还要脸干吗？	206	sheng
		bu
		fu ni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目 录 [下]

第 八 章 暧昧无度 237

第 九 章 家有“火锅”，绝无风波 288

第 十 章 乍暖还寒时 332

第十一章 一直爱着，从未或忘 364

第十二章 于千万人中，还是你 414

wei

yuan

ci

sheng

bu

fu ni



第八章 暧昧无度

十一月的京都，冷风吹来，凉飕飕地刺骨。

医院人来人往的大门口，连翘抬头望着天，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了。

她很想离开，去一个再也见不到邢烈火的地方，可无奈她还是警籍，还是他的机要参谋，没有行动的自由。突然间，她想到了卜亚楠的话，她觉得自己也许真的该打一个报告……不如，就去天蝎大队吧，好歹离他远一点，彼此眼不见心不烦。

……

和舒爽告别，连翘原本想打个车回小姨家，可上上下下摸了摸兜，最后还是坐在了11路公交车上。穿梭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，她不免自嘲地笑。

这生活多么的戏剧化啊！上午她还开着最新款的玛莎拉蒂在大路上狂奔，这短短几个小时后，她就变成了挤公交车的命。不过这样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没有了那种飘飘然地踩在云端的感觉，脚还是落在实地上才令人安心。

她记得当初易绍天劈腿时，她还难过得不行，恨不得宰了他。而现在，她老公没了，婚姻也鸡飞蛋打了，还被佟家列为了拒绝往来户……为啥她却没有那么激动呢？难道，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？

连翘小姨一家住在南小街姨父单位的公房里，那是一套90年代分下来的福利房，楼房有些破损，老旧，但她走在狭窄而潮湿的楼道里，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其实，她父母留了一个小套二的房子给她，但从十二岁那年开始，连翘就没有回去瞅过一眼，生怕触景生情。那房子一直由小姨在打理出租，租金都用在她的学费和生活上。所以，对待感情，她其实是一个鸵鸟型的女人，习惯性逃避。

一级一级地往六楼攀爬，她心里说不出地压抑。

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，她兴冲冲地从这里跑下去执勤，也正是那一个夜晚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如果老天给她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，她会后悔吗？不会！

她斩钉截铁地就告诉了自己这个答案。经历过，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怎么着都得活着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地球离了谁还不都一样转？

做好心理建设，她拿钥匙开门进了屋。

这个家，和从前几乎没有变化，很小很旧，但内外都很干净，她的小姨是一个会持家的贤惠女人。她的小表弟宁阳正埋头在拼命写作业，小姨在厨房准备晚餐，姨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窗边研究他的兰草。

一种熟悉的亲情扑面而来，她站在门口湿了眼眶。

“姐，你回来了？”宁阳首先发现了她，惊喜地大声喊了出来。

宁阳小连翘四岁，今年在读高四，去年高考落榜后，在京都三中复读准备再战，这小子小时候是个撒丫子就痞的主，高考失利后，竟悟得人生真谛，拼命地复习，要背水一战。

“嗯，我回来了。”

连翘甜丝丝地笑着，就像从来就没有离开家一样。

“翘翘回来了？”小姨闻声从厨房里跑出来，笑呵呵地将她按坐在沙发上，东瞅瞅西瞅瞅，问长问短，询问她在单位苦不苦累不累，那激动的样子与亲妈无异，让连翘心里又酸又甜。

小姨父是一个实诚的男人，这些年对她没有太多的关照，但对小姨给她的照顾也从来没有多一句嘴。他们对她来说，都是恩人，养育之恩，大

过天。

晚饭时，小姨特地多添了几个菜，一家人坐下来唠家常，也算其乐融融。连翘虽有郁结在心，但为免被小姨看出，还是尽力克制着心情和他们唠嗑。

家里的饭，吃着总是暖心的，很快便让她暂时忘记了那些不愉快，被表弟逗得哈哈大笑。这顿饭吃了很久，等她帮小姨收拾了桌子，天已经很晚了。

连翘洗了个澡，翻出以前的睡衣穿上，睡在小姨新换了床单的小床上，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今儿一天，发生了太多事情，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，让她躺在床上，才觉得心力交瘁。

可明明累了，却睡不着。她知道，都是那该死的习惯作怪——她想念那个温暖的怀抱了。打小，她身子就偏寒，经常睡一整晚四肢都是冰凉的，打从跟着他睡觉，他总会把她捂在怀里，她也就没再冷过。

揪了揪脸，她暗骂自己没出息，与自己较起劲来。可翻过去覆过来，磨蹭到半夜，脑子还清醒无比，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。

为了避免被小姨发现了担心，她在桌上压了一张“紧急任务，先走了。小姨，姨父，宁阳多注意身体，下次再回来”的字条就灰溜溜地走了。

.....

没有车，哪怕她天不亮就出发，赶到机要处，也刚好踩点。

连翘其实是一个挺敬业的人，在单位里，由于卜亚楠的特殊“关照”，上上下下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她都被名正顺地“公派”过，所以，业务水平也绝对过关，加上她性格好，肯吃亏，开朗，嘴甜，说话还逗，为人也仗义，因此，除卜亚楠之外，其他同事与她相处得都还不错。

可今儿她的脚刚踏入译电室，就觉得自己的人格魅力好像又上涨了。

同事们眼神与往常相比，都很奇怪。

如果非得定义一下这种奇怪，那就是——同情。

这阵仗，哪怕她没有八卦过，也知道自己被八卦了。仔细一琢磨，她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WEI
YUAN
CI
SHENG
BU
FU NI
[下]

除了跟邢烈火的事，还真没有值得别人捕风捉影抬上新闻头条的价值。那最近的她，又有什么新鲜话题可说？

名门梦碎？灰姑娘惨遭抛弃？邢老大怒斥出墙妻？好像有点狗血。果然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一夕之间，貌似谁都知道她成了弃妇。

在一众同情的目光里，她潇洒地扣上帽子，微笑着抱着文件去了行政楼。

工作还是要做的，领导的办公室还是要去的。既在其位，就必谋其政。

可当她踏入行政楼熟悉的办公室时，却发现那张真皮椅子上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在。她愣了愣，依邢烈火的工作原则，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来上班的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

她正寻思着，背后就有脚步声传来。

似乎是看见她了，来人停了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

她还没有回头，就能肯定地知道，那不是邢烈火。因为身后的人，压根就没有他身上那种奇特的、强大的、存在感极强的气场。

暗自喟叹一声，她缓缓地转身。

门口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小武，女的是按常理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卓云熙。

小武见着她，热情地招呼：“连参谋，老大让我来取份重要资料。”

让小武来取份资料？他自己为什么不来？

连翘心里有疑惑，却没有问，只淡淡点头，侧身让开了路。

卓云熙静静地看她一会儿，脸上的笑容扩大了：“嫂子好，我是卓云熙。今儿我征得了爸爸和邢师兄的同意，跟着小武来这儿看看传说中的红刺是什么样子的，过过眼瘾，嫂子千万别见笑。”

与她对视，连翘实在看不出她有任何的虚伪和做作，就连说话也大方得体又有礼貌，就觉得实在怪不得邢老爷子了。就连她都觉得，这样的女人，或者才真的适合邢烈火。他那样的脾气，天天摆着冷脸，没点修养没点素质，她真心受不住他。

这么一想，她不由得轻笑一声，笑着纠正：“卓小姐，可别叫我嫂子，昨儿的情景你都瞧见了，那结婚证是假的，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……那啥，卓小姐慢慢参观，我干活去了。”说完，她客气地点点头，微笑着抱着资料就往外走。

“连参谋，等等——”连翘还没走远，小武就喊住了她，焦急地道，“老大急用那个爱尔纳国际大赛的资料，我怎么找不到了？”

“这个你得问老大。”连翘淡淡地微笑。

“你帮我找找呗。老大的事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”

看到小武急成那样，连翘正准备走过去，卓云熙却抢在了她前面：

“小武，我帮忙找吧，资料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小武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地拒绝，“这些资料外人不便接触。”

一句外人，明显的亲疏有别，让卓云熙红了脸，避嫌地站远，然后静静地坐到沙发上，默默地参观着这间阳刚味十足的办公室。等连翘看过去时，她的脸上依旧是温柔无害的笑容。

连翘确实熟悉邢烈火的习惯，很快就把文件翻了出来。

她递给小武，微笑道：“好啦小武，我做事去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连参谋！”

“客气了不是？”

“嘿嘿！”

看着他俩熟悉地互动，卓云熙但笑不语，视线随着她的身影转动着，温柔地提醒：“嫂子，邢伯伯病了，在医院里，你应该去看看，改善一下关系。”

连翘怔了怔，淡然微笑：“再说吧，就怕我去了，他直接就嗝屁。”

敢直言不讳地说这种话，是需要勇气的。至少，卓云熙觉着她之前对连翘是彻底看走眼了，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她以为的样子。微微一笑，她起身朝连翘伸出手：“再见，嫂子，和你聊天很愉快，有空咱们可以再交流吗？”

连翘看着她伸出来的手，眸子里的颜色深了一些。也许缘于女人的直

觉吧，哪怕卓云熙表现得毫无攻击性，更没有半点不规矩的地方，但她总觉得不舒服。

将怀里的文件拢了拢，她微笑着：“实在抱歉了，卓小姐……我跟你聊天一点也不愉快。咱们啊，最好别再见了。”

顾不得去瞧卓云熙错愕的表情，她挺直腰板走出了办公室。

301医院的病房里，邢老爷子屏退了所有人，单单留下了邢烈火。

两个男人之间，原本是最亲近的关系，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却像两头狮子，谁也不愿顺着谁，惹得病房里的气氛满是诡异的凉意。

邢老爷子靠在床头，望着儿子，眼神有些沉痛：“谈谈吧。”

邢烈火冷冷地弯起唇角，目光有一抹讥诮：“我跟你，有啥可谈的？”

开场白就被噎了，邢老爷子脸色微微一白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你非得和爸爸拧着？”

“我只做该做的事，没工夫与你拧。”

邢老爷子眉头紧蹙，这回没有发火：“烈火，咱爷俩开门见山地说吧，对那个姓连的丫头，你是不是上了心？”

不曾想到，他的语重心长，到儿子这儿，除了冷笑，也没换到他一个好表情。

邢烈火连眉毛都没抬：“我说过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”气结地咳了一声，邢老爷子沉声说，“谁都年轻过，我理解你。你要真的稀罕她，养着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要懂得，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助你在仕途上一帆风顺。”

“养着她？像你似的？”邢烈火冷冷地讥诮。

邢老爷子见儿子油盐不进，脸色越来越沉：“我跟你妈之间的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“那是怎样？在外面养女人，让她痛苦得生不如死，还得在所有人面前装得大度光鲜，微笑着忍受心如刀绞的滋味？”他目光里的冰冷，锐利得让邢老爷子心痛不已。

他突然激动地伸出手，紧拽着儿子的手腕，动情地说：“烈火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爸，我们不是仇人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
“为了我好，就想设法拆散我的家庭，贬责我的妻子？”

“我说过，她不是你的妻子，你们的婚姻无效！”

“有没有效，从来不在程序，而在人心。”邢烈火又嘲讽似的冷笑，“就比如你跟我妈，有效的婚姻，无效的感情，有意思吗？”说罢，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，站起身来给他倒了杯水：“好了，你的身体也没有大碍了，我得走了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想来你也忘记了，昨天是我妈的生辰，也是忌日，我该去陪她了。”

看到儿子决然离去的背影，邢老爷子气得直抖。

“烈火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！”

邢烈火搭在门把的手顿了顿，突然转头冷冷地看着他，缓慢而坚定地说：“至死无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赌气？”

邢烈火目光冷冽：“这叫血性，正是你缺少的。”

邢老爷子目光沉了又沉：“你该知道，有些事，由不得你。”

邢烈火唇角冷冷一抿：“我不介意试试。”

头也不回地走出301医院，邢烈火狠狠地拉开车门，命令大武开车。

大武看他的脸色，心里有些发沉：“老大，现在去哪儿？”

“去总部接你嫂子，算着这个点，她也该下班了。”他缓缓地靠在椅背上，一宿没合的眼有些酸涩，太阳穴发闷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可他就这么去接她，依她的脾气能跟他走吗？

想了想，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拨通熟悉的电话号码。经过一晚，他基本已经把那句回不回头的话当成了笑话，她不回头也非得拉回头不可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都是他的老婆，两口子关上门来有什么说不开的？

他顺着自己垒成的台阶，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号码，可始终无人接听，他好不容易放下的软梯倒下去了。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去的街景，他狠狠地将手机甩在后座上，声音冷得能冻死人：“掉头，去渭来苑。”

世间之事，兴许就因为巧合太多，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意外。就在他的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WEI
YUAN
CI
SHENG
BU
FU NI
[下]

汽车刚开出301医院不过几分钟，连翘就搭出租车赶到了。如果自己真的气死了一个老头子，她后半辈子也会良心不安的。所以，她说服自己，来瞅瞅邢老爷子到底什么情况，实在不行，向他道歉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她何必跟一个老头计较？

当然，这是她给自己找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。

内心还是为了邢烈火，毕竟那是他的爸爸。而“爸爸”两个字，于她而言的意义是绝对不同的。世间所有的爸爸，都是好的。

她急匆匆地上楼，心里琢磨着见到火哥该说什么，想了想，她准备先挂个电话试探一下。可拿着手机这么一瞅，才发现有十几个未接来电。愣了愣，她正准备回拨，另一个电话却拨了过来，但手机却没有声音。

啥时候静音了？她接起电话，听见小姨带着哭腔的声音。

“翘翘，宁阳他，宁阳他出事了。”

在赶往小姨告之的医院的路上，连翘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路上堵，她好不容易打到车到达，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。

匆匆跑往急救室，远远地就看见小姨瘫软在门口的休息椅上，眼睛肿得像桃，泪水断线的珠子似的，不停往下淌，小姨夫那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也似乎沉了不少，他整个脑袋都压在小姨的肩膀边，手却放在她后背上替她顺气。

望一眼还亮着红灯的急救室，连翘没有走过去，而是下楼买了水杯，再去护士站弄了点热水过来递给小姨。坐下来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陪着小姨和小姨夫枯坐等待。

等待结果，守候生命，这种过程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，门里门外，生死一线，那种忐忑不安很难描述。

这一等，就是五个小时。然而，再悲伤的等待都不一定会给等待者一个美好的结果，医生从急救室出来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好消息。

“病人大脑严重受损，现在心跳和血压都得靠呼吸机供氧来维持，恐怕……”

小姨紧拽姨夫的手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

连翘的心同样哇凉哇凉的：“医生，请问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做？”

我弟弟他，他还有……还有希望吗？”

“当然，病人还没有脑死亡，如果不主动放弃……医学上从来不乏奇迹……”

医生含糊其词，不过从他闪烁的眼神看，连翘大抵明白，希望很小，医生很善良，不愿意说得太残酷。可作为亲人，即便只有一丝希望，也绝对没有放弃治疗的理由。

“你们先去缴费吧。”医生叹了口气。

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怎么着也得先治了。谈到治疗首先就得要钱，而医院这地方，实打实的无底洞，尤其是宁阳这样的高危病人，一天上万块钱的治疗费，普通家庭哪里承担得起？

对着那张缴费通知单愣了几秒，连翘咬紧牙关安慰着哭得昏天黑地的小姨：“没事，小姨，会好的，宁阳一定会好的。”

征得医生同意后，三个人隔着重症监护室大大的玻璃窗看见了躺在里头床上的宁阳。他身上凡是露在外面的部位都缠满了厚厚的纱布，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上扣着氧气罩，看上去，没有半点生机。

“阳阳……阳阳啊……”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

小姨受不了儿子变成这样的刺激，跪坐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小姨夫也是唉声叹气，毫无办法。连翘心里揪得生疼，捂着脸默默掉泪。等心情稍微平复，她和小姨夫将哭得几乎没了意识的小姨扶出了重症监护室。

目前，宁阳不需要家属照顾，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做——筹钱。

一家人回到家就开始着手准备卖房子，没别的原因，普通老百姓最值钱的家当就只有房子。连翘常年寄居在小姨家，也愿意将自己父母留下的二居室卖掉给弟弟治病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找到那个始作俑者和责任人才最关键。

始作俑者是谁呢？这得从宁阳出事的经过说起。

宁阳所在的班级有一朵漂亮的小班花很招人稀罕，自然也是男生们追逐的对象，可这个眼高于顶的骄傲姑娘谁都没看上，偏偏就看上了刚转来补习应考的宁阳。

本来小姑娘情窦初开也没有什么，问题就在于她告诉了同学，同学又散播了出去。这下可惹大祸了，在小班花的追求者里，最为有名的是一个夜总会老板的儿子，苦求不得的花朵向着别人开了，这家伙哪消得了气？

无辜的宁阳，根本就不知道被小班花看上了，却还是遭了殃。昨儿晚自习放学后，那夜总会老板的儿子不知在哪儿找了些社会小青年堵住了他的路，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一顿好打……人被弄进了医院不说，还被人家反咬一口，说宁阳抢他女朋友在先，找社会小青年动手在后，人家是正当防卫。

要赔偿？做梦。证据呢？没有。想让人家坐牢？两个小青年收了钱乐得屁颠屁颠地去自首，可人家未成年。还有最逆天的，夜总会老板说了，儿子是家里的独苗根，如今被宁阳打伤了，要上诉要求民事赔偿。

赔多少？不多，五万块。

打官司？人家一个律师团。

要证据？人家人证物证都有，你要啥证给你办啥证，啥证都不缺。

几个小青年口供一致，咬定是宁阳让他们干的，就连前两天才坠入爱河喜欢宁阳喜欢得不要不要的小女生，从听说他出事的哭天抹泪，不过几个小时就反戈一击，非得咬死说宁阳对她死缠烂打。

义愤填膺了？没错，这就是世态炎凉。

公平？公正？有啊！到阴间去找吧。阎王大人或许会善心大发满足劳苦大众的需求，要实在等不及，地狱十八层再煎熬些日子重新找个好肚皮投胎吧！

事到如今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卖房卖血不还得治吗，至于活不活得下去，往后怎么个活法，那都是稍后的事。这一回，连翘终于尝到了被钱逼疯的感觉。

连翘从未借过钱，更讨厌欠人情债，但为了亲人的命，左思右想之后，她还是放下了尊严，不得不咬着牙开口。可她的生活圈就那么点大，有钱的人少，能借钱给她的又有几个？

舒爽第一时间将自己银行卡里那点可怜的积蓄抱了过来，五万块，已是她的全部积蓄。连翘红着眼收下了这份雪中送炭的姐妹情，感动得想飙

泪。但就宁阳无底洞般的治疗费来说，五万块却是杯水车薪。左思右想，她不得不厚着脸皮打电话去红刺，拐弯抹角半天说急需用钱，想预支津贴，却被卜亚楠果断地拒绝了。

连翘欲哭无泪。

这事要换了一天，她至少还有邢烈火可以暂时依靠，甚至佟加维那里也能借点钱救急。可现在，这两个她认识的有钱男人，偏偏都不好伸手。小姨这边从三朋四友那里借来的钱，在医院那只大老虎的嘴巴里，完全不够塞牙缝。

奔波到第三天，由于宁阳的病情不稳定，医院在下了第三次病危通知书后，就建议他们转到好一点的医院去继续治疗。可转院，又哪里来的钱？

连翘急红了眼，实在扛不住压力了，怎么办？面子可以丢，放弃亲人的生命不可能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她真的不想打邢烈火的电话。已经三天过去了，他没有只言片语，依连翘的性格，就算杀了她，也不会主动找他。可弟弟的命要紧，她咬住唇，还是拨了他的电话。

手机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，对方完全没有要接的意思，连翘从最初的忐忑不安、万分期待，到最后狼狈不堪地望着手机，觉得心脏快要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停止跳动了，终于，电话接通了。

“喂……”

连翘对声音的辨识能力非常强，只短促的一个字，她瞬间就想起了渭来苑里的女人。心脏一阵狂跳之后，她按捺住情绪，尽量平稳地微笑：

“你好，我找一下邢烈火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烈火他不愿意任何人打扰。”那边的声音淡淡的，听不出喜怒。

“喂，你好，我有点急事，麻烦你——”连翘急切的话还没讲完，电话里就传来嘟嘟的忙音提示。对方没给她说话的机会，就挂掉了。

连翘的心顿时沉入了谷底，放下手机时，指尖还有些颤抖。她的希望也被失望完全吞噬了。“渭来苑”三个字，就那么不断地在她脑子里盘旋，盘旋。

它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邢烈火与那个女人又是什么关系？连翘闷了半晌，再次拨通了舒爽的电话，向她了解唐都夜总会的情况。

靠不了别人，还不能靠自己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她非得替宁阳讨个说法不可。法不管人管，天不收人收，这世上，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？

十五分钟后，她坐在梳妆台前，透过镜子看着这屋子，鼻尖有些酸。下午小姨夫已经通过房屋中介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房子挂出去了。由于卖得便宜，没多久就有买房者上门，有意向地看了房。

也就是说，到了月底，这房子他们就住不了了。

亲人命在旦夕，容不得她考虑。愣了一瞬，她稍微在脸上扑点粉，拍点腮红，那张憔悴无神的苍白面孔，又被勾勒得如花似玉了。等脸上有了精气神，她挑了一件宽松利索的衣服穿上，就活色生香地出门了。

听说连翘要去找唐都夜总会的麻烦，舒爽握着手机就傻眼了。

她做记者的，社会经验比连翘丰富，自然知道能把夜总会这种营生玩得风生水起的人，不是连翘一个小姑娘可以撼动的。往好了说灰溜溜地被人家撵出来，往坏了说还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。

可连翘的性格她一清二楚，劝不住。

除了找她家火哥，舒爽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。而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被邢烈火正眼瞧过的女人，她能找到他的概率比连翘还要小，一个她不愿意招惹的名字出现在了脑子里——卫燎。

这么久以来，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打给他，电话里的男人似乎有些兴奋：“哟，今儿终于懂事了，想哥哥了？”

“你家老大呢？”舒爽不想跟他扯闲的。

“你找老大啥事？我说你，可别自作多情往上扑啊，我们老大可瞧不上你。”

听到她问老大，卫燎心里颇不是滋味，老大样样优秀，这死女人该不会又移情别恋，喜欢上他了吧？他思维发散太远，舒爽这会儿却心急如焚，对他的态度也更加恶劣：“滚，没工夫和你玩笑，赶紧说。翘妹如果出事了，我咬死你。”